

在西方经济崩溃的同时,苏联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社会主义不再被看做空想家的梦,而被认为是发展中的事业。

## 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中的苏联

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各国的时候,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前期。西方的经济危机,恰恰成了苏联大国崛起的良机。

### 苏联获发展良机

当时的苏联采取了下面的对外经济政策

第一,引进技术。1929年,苏联同西方专家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已达70多个项目,涉及冶金、工业机械、金属加工、燃料动力、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农业机械、农业灌溉工程、汽车、轮船和飞机制造等多个重要经济部门。截至1931年,苏联接受技术援助的项目增加到124个,总值为8300万卢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尤其是在钢铁、机械、燃料动力、化工、汽车、拖拉机、飞机、造船等新的工业部门,许多是利用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甚至是在外国专家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

第二,大量进口机器。这个时期,苏联成为世界市场上机器的最大买主。1931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50%是卖给苏联。1929~1930年,英国机器出口总量的70%是销往苏联,到1932年这个数字为90%。1931年,世界机器出口总量的30%是销往苏联,193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在苏联的进口总额中,1929年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了30.1%,1932年则高达55.7%。1929~1932年,苏联进口机器设备的资金总计60.1亿卢布。

第三,重视“智力进口”。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技术人员,他们被招聘到苏联工作。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达1919人,技术人员10665人,分别比1928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同时,苏联也通过“技术援助协定”等渠道,派遣人员

出国学习。1929~1933年,仅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派往国外学习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就达2000人。

第四,吸引国外贷款。1929年之前,西方大国都不愿贷款给苏联,即使贷款也附有苛刻的条件。但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使得苏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1929~1931年,苏联先后从德国、奥地利、英国、意大利、美国、芬兰、日本、挪威、瑞典、丹麦、比利时、法国等十几个国家的私人银行获得贷款,到1933年底,苏联获得的贷款总计已达14亿卢布。

第五,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提出合作共赢的建议。1933年6月,苏联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提出一项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计划,建议西方国家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以保证苏联正常出口,苏联则准备在短期内向国外提供总值约为10亿美元的订单,并可能在近期内购买1亿美元的有色金属,2亿美元的黑色金属,约1亿美元的纺织品、皮革原料和橡胶,约4亿美元的设备 and 5000万美元的消费品。这些建议,既有利于苏联经济发展,也有利于西方国家缓解危机,应该说展现了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 铁肺政策有争议

大萧条时期,苏联的一些经济政策有争议

第一,加强对外汇和关税的管理,构建经济安全的“防火墙”。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一度允许有限的私人外汇业务,1930年则进行了对外贸易、外汇、关税在国家垄断下进行严格管制,完全取缔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所的一切活动。这一临时性措施在当时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机向苏联本土扩散,但在国际经济危机结束后,特别是在二战

后没有放宽,反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重要特征。这些稳定经济秩序的措施,最终转变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第二,逐步取消租让制度,购买外资企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曾鼓励外资以租让企业的形式在苏联存在。1930年,苏联颁布了废除租让制的法令。在大萧条期间,苏联利用外资的方式,逐渐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变为向国外借贷和有偿技术引进为主。但借外债需要支付利息,容易造成偿还压力;有偿技术引进的效果,往往不如开办合资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直接学习。苏联日益孤立与发达国家扩大相互投资的潮流之外,长远来看阻碍了经济发展。

第三,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却扩大出口。斯大林当时判断,下一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因此,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在10~15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为不惜忍受暂时的艰苦生活。苏联为了加速工业化,不得不依靠农产品和原料出口来换取外汇,以支付机器设备等进口费用。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和原料价格都暴跌,苏联却扩大出口,因此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特别可怕的是,苏联扩大农产品出口时,国内农产品大幅减产。而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需要供养的城镇人口却大量增长。

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粮食、肉、奶的供应都严重短缺,不得不开始凭证供应。这样,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一些地区有所下降,乌克兰甚至出现大饥荒。

### 吸引全球目光

苏联领导人基本正确的对外经济政策,使得苏联成为大萧条时期的大赢家。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

已从世界的第5位上升到第2位。这一惊人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提高,也是因为大萧条造成的西方各国生产率的下降。1933年与1928年相比,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44%,德国下降45%,法国下降25%,英国下降20%。从当时标志国家工业实力的重要指标——钢铁产量来看,苏联的生铁产量从1928年的330万吨增加到1932年的620万吨,钢产量从430万吨增加到590万吨,轧钢生产从340万吨增加到440万吨。机器制造业的水平也达到世界第2位。

在西方经济崩溃的同时,苏联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社会主义不再被看做空想家的梦,而被认为是发展中的事业。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从苏联回国后发表声明:“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在西方大量失业的情况下,苏联在1930年消灭了失业者。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人在认真思考,西方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

1933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福斯特参加总统竞选,获得了美共有史以来的最高选票。当时,美国失业工人甚至到苏联驻美使馆,排队领取签证。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在1932年的德国总统选举中排名第三。

当时的法国《时报》写道:“共产主义正在用极快的速度完成改造事业……布尔什维克在和我们的比赛中成为胜利者。”

1933年,美苏复交的谈判在华盛顿举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先后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和代理国防部长摩根索会谈,双方表示,遵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互相保证不支持旨在反对对方政治制度的一切活动。当年11月16日,美苏宣布恢复邦交。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了其他国家与苏联关系的改善。1934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

摘自《扬子晚报》

## 老杜很会“穷开心”

韩成武

杜甫是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个整天拉长了脸、痛苦地诉说国难民瘼的人。其实,这种认识是很不全面的。应该看到,他还是个很会拿自己的苦难生涯开玩笑、很会“穷开心”的诗人。

他三十几岁的时候,由于父亲的去世而失去了经济来源,又因为性子耿介而长期得不到官职,从此生活变得十分困难。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到终南山去采摘草药,拿到市场上“练摊”;有时去排队领取政府发放给灾民的救济粮;有时甚至去达官贵人家中乞讨些饭菜:“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而在这以前,他已经写出了《望岳》、《饮中八仙歌》这些著名的诗篇了,在当时

的诗坛上已是有些名气。诗名与困顿构成巨大的反差,杜甫心理的不平衡是可以想见的。人心不能总是泡在苦水里,否则就难以活命了。怎么办?他除了写诗发牢骚、散怨气,还善于在生活中找乐子,找些笑料给自己解心宽,让自己嘿嘿地笑一笑。他时常用“打油诗”的腔调歌唱自己的穷日子。有一首诗写道:“鸡鸣风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无食起我早。”没饭吃的人自然睡不成懒觉,倒也能练出了早起的习惯;虽说肚子干瘪而诗兴却未消减,他数着快板出发讨饭去了。这就是老杜的风趣,他擅长拿“穷”打哈哈。乾元二年七月,他辞掉了华州司功的官职,带领全家流落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他说,当钱

袋即将告空的时候,千万可要剩下一个铜子别花掉啊,要让它来看家呀,否则“面子”就过不去啦:“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清代杨伦指出了杜甫的这个特点,说老杜“写穷况妙在诙谐幽默”。杜甫还擅长用富丽的辞藻去描写家境的清贫:“堂租黄柑重,支床锦石圆。”用黄柑祭祖祖先,用石头当作床腿(床腿断了没钱修),这日子穷到底了。可老杜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虽然没有羊来祭祖,可你看这柑子不是又大又黄吗?呵呵;虽然没有木制的床腿,可你看这石头不是又圆又有文采吗?哈哈。这可真是十足的“穷开心”了。家里来了盗贼,自然不是好事,可是老杜一想那盗贼白白地忙了一阵而毫无所得,又不禁为自家的贫穷而深感庆幸

幸了:“侧闻夜来盗,幸喜囊中净。”谁说“穷”字一无是处呢?这就可免除失盗之苦啊!

这就是杜甫的幽默。他在叹息贫穷的同时,又能觉察贫穷的“好处”。他用后者来支撑精神,求得心理的平衡。靠着这种幽默风趣,他顽强地走完了风雨人生路,艰难困苦没能打倒他,却留下了光照千古的诗篇,获得了“诗圣”的桂冠。最早评说老杜幽默性格的重要意义的,当是胡适先生。他在所著《白话文学史》书中,说老杜“在贫困之中,始终保持一点‘诙谐’之‘风趣’”,“终身在穷困之中而兴趣不衰颓,风味不干燥。他的诗往往有‘打油诗’的趣味。”唯其“有这一点说笑话做打油诗的风趣,故虽在穷饿之中不至于发狂,也不至于堕落。”今天看来,胡适是清晰透视杜甫其人的思想者。

摘自《深圳特区报》

## 古代方便食品

李开周

江余姚当县令的时候,曾经号召广大群众趁丰年多制些耐饥丸储备起来,遇上灾年无粮,可以取出救荒。

明朝有一种方便食品叫“守山粮”,加工起来也挺容易:大萝卜洗净,剥掉根须,刮去青皮,摆锅里煮熟,冷却后,倒盆里,捣成泥,挖进模子,脱成砖坯,摆起来,自然风干,然后用来筑墙。

单看原料和做法,这种食品这叫“方便萝卜”或者“萝卜砖”才对。但是清代名医王士雄说,该食品主要是用来防兵防匪——哪天战火一起,全城戒严,市民们不能出去采购,等到面缸见底、米囤空仓的时候,可以从墙上凿下一块砖来,扔锅里熬粥喝。

此物贵能防守,所以叫“守山粮”。

宋朝有一种方便食品叫“饅飶”,读音跟“骨朵”类似。这是一种带馅儿食品,做法比水饺和馄饨都要复杂一些:切出来四四方方的面皮,托在手里,揣进去肉馅,对角折起,边缘捏紧,出来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然后再把三角形的两个锐角合拢到一块儿,叠压,捏紧,成品像花骨朵一样含苞待放;然后再入油锅炸黄,用竹签串起来,这就成了。

《水浒传》里面,武松要为哥哥报仇,拉来街坊做证人,问王婆道:“王婆,你隔壁是谁?”王婆说:“他家是卖饅飶儿的。”说明王婆的邻居就卖这种方便食品。王婆嘴馋,估计吃过

不少。还有一种方便食品流行于南北朝时期,名叫“餠餠”。这两个字比较难读,乍一瞧,以为是形声字,读“倍餠”,其实正确的读音是“布头”,很变态。做起来也变态,发一大盆面,堆案板上搓,搓出一个庞大的圆环,然后下油锅炸,炸到两面焦黄,捞出来控油,挂到墙上,远远望去跟大车轮子似的。

遥想当年,南北朝的前辈们驾车上路,车后大概会挂一只炸好的餠餠,就像今天越野车后面必定挂一个备胎那样。走到那路,前辈们饿了,把备胎取下来,抱着啃,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香极了。

摘自《李开周的博客》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 zzwzbw1616@sina.com

一个蚁窝是一座奇异的宫殿,有门楼,有宫墙,有大殿和花园,还有暗道和密室。

一片落叶是千里山脉,或者万里沙原。如果手中镜片有足够的放大功能,我们还可以看到奇妙的细胞结构,雪花状的或蜂窝状的,水晶状的或胞胎状的。我们还可看到分子以及原子结构,看到行星(电子)绕着恒星(原子核)飞旋的太阳系,看到一颗微尘里缓缓扭动的熠熠闪光的星云。

但人们不习惯凝视,总是长于奔走和张望。我曾从乡村进入城市,从湖南迁至海南,还眼睁睁看着不少朋友去了北京或上海、德国或南非。我的机会也来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有人找我谈话,动员我去中国作协工作。两位已入仕途的文学界朋友,也在宾馆里私下劝我直至深夜,说他们留在海南有多大意思?不就是待在中国一个角落吗?如果你不到北京,不到某个位置,很多东西没法看到,岂不有点可惜?

我相信朋友的好意,相信自己一旦错过了北京,会确实错过很多见识。但那又怎么样?我还没有到过南极洲,没有到过月亮,没有到过火星,没有到过银河

十几年时间,他们四个一直不断猜想,那天如果没去上学,可能就不会被选去做演员,可能就会学习做个本分的人,找份平常的工作,一直到老。不过,那一年七月,什么都给改变了。他们四个那时都还是农场上初中的学生,一个电视剧剧组到农场来取外景,还要在中学里选几个配角,他们四个人,范波,小东,芙蓉,玲敏,都是十六岁,被剧组从学校的各个班级里选出来,在电视剧里演和他们身份年龄相同的学生。他们演的其实就是自己,又能吃苦,电视剧拍了四个月,他们渐渐不想回学校读书了。

有一天,剧组到一片芦苇荡边上拍外景,他们穿过密而高的芦苇荡,拨开最

## 另一片天空

韩少功

系以外的空间。我也可能看到22世纪以及往后更远的年代,看到儿童们在幼儿园里耍弄基因玩具,看到妇人们在杂货店购买核子炊具,看到太空旅游的星际列车和激光天梯,看到人类用药物或芯片改变人性——那样的世界会不会像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同样把我吓晕?

从这一点看,即使进入京城,我仍然是一井底之蛙。反过来讲,即便我能够风光活上三辈子乃至三十辈子,同样难以做到无所不至和无所不知。我仍然可能走出自己近乎平庸和速朽的身体,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前面仍有地平线和太阳间的冷冷拦截。

旅游是对履历的一种弥补。坐入帝王坐过的椅子,翻上牛马仔骑过的骏马,走上大师走过的小桥,戴一戴异族新娘戴过的花冠,大概能给人各种想像。旅游业鼓励人们对世界展开足迹扩张和镜头攻掠,引导人们朝远看和朝外看。铁路、航空、宾馆、餐饮、通讯、感光器材等行业因此日进

斗金。但旅游者的看大重复,不过是把大多数已经出现在媒体的场景,来一次现场的核对和印证;不过是把他们用肉眼见过的场景,再来一次残渣咀嚼和旧货收买。其一般过程,是交出一笔钱以后,被交通工具规定了观察线路,被旅游设施规定了观察方位,被讲解员规定了观察时的联想,还有“到此一游”的摆拍地点以及固定的笑容。旅游者于是心满意足:天下第一呵,举世无双呵,不虚此行呵,诸如此类。

这几乎是一套法定的公共套动作。如果人们不愿意这样,一心要把世界化为独享和私藏,那他们就只是不断地为自己。别说做一富豪,做一高官,就算做了帝王,他们的权势也只会日益剥夺他们的自由。他们在官场上随意散步都几无可能,更没法经常照着自己的辽阔疆域,没法做一个乞丐、水手、骑手以及工匠那样随意漂泊。

他们离世界越来越远。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旅

者,连黄山、庐山等等都没有去过,一听哪里火就对哪里怕,尤其不耐那些假帝王、假牛仔、假大师、假新娘的身份证。在我看来,事情是被人们的野心弄坏的,更是被传统的空间意识弄坏的。F·佩尔阿说,他更愿意“游历第八大陆”,即蜗居斗室里的个人想像。我没有他那样自闭,只是相信空间还有另一种展开方式,相信人们完全可以投入另一种运行,比方以前的荒坡一角为目的,订一张免费船票或免费机票,于是在手中的石片上俯瞰黄山,在杂草里发现大兴安岭,在身旁的石涧青苔中眺望太平洋。

只要人们愿意,他们还可以自立宪法,发动革命,在细胞、分子、原子的世界里任意创建共和国。只要人们愿意,他们还可以捏一捏火星,搓一搓金星,搞一颗冥王星放入口袋里,在细胞、分子、原子的世界里举步跨进另一条银河——这一切只需要我随便找个什么地方蹲下来,坐下来,趴下来,保持足够的时间,借助凝视再进一步想像,就可以投入一片灿烂太空。

我终于在一片落叶前流连忘返。

摘自《今晚报》

直不得意,渐渐就住酗酒的路上走,连到手的工作也丢了。

四个人再一次见面是十二年后,在小东的病床前。玲敏当初用那钱交了自费大学两年的学费,成了农场中学第一个到外省念大学的人,又一路考下去,要去出国。范波毕业了,没去做家里给找的工作,自己折腾着点生意,慢慢也有了规模。

四个人一照面,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都是被际遇点化过的人,有了与常人不同的梦想,生活立刻跌宕起伏,沧桑之后,说也无从说起。恍惚间,只是听见似乎有大群的鸟拍着翅膀,从清晨的天空掠过。

摘自《京华时报》

为琼瑶的小说流泪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我大学的女同学们常常捏着汗湿的手帕,看《失火的天堂》或者《心有千千结》而双目迷离。

作为燕赵之地的子孙,西北高天下的苍莽黄沙,边塞草原上的铁马冰河,是我心中所更加亲近的。因此,于琼瑶书中的恩怨,多少觉得是“小女子心态”,和我大不相关。

想当然地认为,能写出这样作品的琼瑶,无疑是个感情世界坎坷无比又丰富无比的小资。当她在铺了天鹅绒的大床上为了爱情辗转反侧的时候,萨正在和兄弟们在风雪漫天的机场跑道上为波音737换轮胎。我们的世界,没有交集。

直到看了她的《我的故事》。

这本书,我是在大学毕业几年后读的。早晨开始看,直到黄昏,因为我读完之后,又反复看了一遍。那一天,琼瑶的世界在我的心中天翻地覆。《我的故事》,是琼瑶的自传,我想,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不可以算作真正明白琼瑶是怎样一个人的。

这部书中,记录了一段我们早已忘记的历史,也颠覆了我对琼瑶的看法。琼瑶的确出生于教授之家,书香门第。然而,她记录下的童年,却叫小资没有多少关系,她用了大量的篇幅记录的是——逃难。

1944年,六岁的琼瑶,随着全家——祖父、父亲和母亲,哥哥,弟弟……开

进入二月,下起暖雨来了。

这是一个阴霾的日子。空中低浮着灰色的云。打下午起,就下起了雨,使人骤然感到一股复苏的暖意。这样的雨不接连下上几场,是很难治愈我们对春天无比饥渴的强烈感情的。

天上烟雨蒙蒙,我看到人们打着伞,湿漉漉的马儿从跟前走过。连房檐上那单调的滴水声,听起来也令人心情高兴。

冷,一直到蜷缩的身子开始舒

## 琼瑶的泰坦尼克

萨苏

始了逃难的历程。

那一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琼瑶家的祖屋所在地确阳,是两军决战之地。中国军队第十军在这座城市死守了四十七天,终因援军不济,力竭城破。

逃难之前,琼瑶把自己最珍爱的一面小锦旗交给了妈妈,藏在寄宿农家的阁楼,因为大家都说农家一无所有,日本人不会抢劫这个地方的。

日果果然没有抢劫,他们烧掉了整个村子。这只是琼瑶逃亡中苦难的开始。

在琼瑶的字里行间,几十年后依然可以读到国家沦亡之际一个普通人家的惨痛。

逃亡中,琼瑶第一次目睹了死亡。“山沟外面,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接着,有一个人影从我们掩护着的松柏外闪过。我们全吓怔了,忘了哭,也忘了叫,瞬间,山沟中寂然无声,我从松树的隙缝里望出去,正好看到那奔跑着的人——一个平凡的农人,腿上滴着血,一跛一跛的,跑着逃走,然后,就是一阵日本人的呼喝声,又一阵枪响,那农人倒了下去。我呆住了,第一次了解死亡是怎样突然就能来临的,第一次看到鲜血从一个活生生的人体里流出来。”

接着,他们又被日军围住搜查,一切财产都被抢去,连琼瑶的母亲都险

些被日军掳去。一向文质彬彬的父亲,立即爆发了,他陡然间冲过来,抱住母亲,对那日本兵大吼大叫:“放手!你这只禽兽!放手!”一切发生得好快,我看到那日本兵举起木棒,对父亲腰腰一棒,父亲站立不稳,那山沟又是一个往下倾斜的斜坡,父亲摔了下去,顺着斜坡,就一滚往下滚。祖父忍无可忍,也冲上前去,日本兵再一棒,把祖父也打落坡下,然后,他继续拉着母亲,往山沟外面拖去。母亲用手抓紧了山沟两壁的青草,哭着往地上滚。我眼看父亲和祖父挨打,母亲又将被掳走,恐惧、愤怒和无助的感觉一下子对我压了下来,我用双手扯住母亲的衣服,放声大哭。同时,麒麟和小弟都扑了过来,分别抱住母亲的腿,也放声大哭,我们三个孩子,这一哭哭得惊天动地,我们边哭边喊着:“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只是因为琼瑶的弟弟恰好和带队日本军官的生日同岁,拨动了他的恻隐之心,一家人才逃过此难。

那时,忽然发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再读琼瑶的书时,我居然落泪了。

从此,也不可以笑话那些读琼瑶落泪的女生了吧。

摘自《女子文摘》

## 暖雨

岛崎藤村

展了。我感到说不出的快慰。走到庭院一看,雨点洒在污秽的积雪上,簌簌有声。再来到屋外一望,残雪都被雨水融化了,露出了暗灰色的土地。田野渐渐从冬眠中苏醒过来,呈现一副布满砾石和泥土的面容。

苍黄的竹林,干枯的柿树,李树以及那些在我的视野之内的所有树木,无论是干和枝,全被雨水濡湿

了。像刚刚睁开眼睛一般,谁都想用这温暖的春雨洗净自己黝黑而脏污的脸孔。

流水潺潺,鸟雀聒噪,这声音听起来多么舒心!雨下着,这是一场桑园树根随滋润到的透雨哩!

冰雪消融,道路泥泞。在冬悄悄逝去的日子里,最叫人高兴的是那慢慢绽放幼芽的柳枝。穿过树梢,我遥望着黄昏时南国灰色的天空。

人夜,我独自静听着暖雨淅淅沥沥的声响。我感到,春天确实来临了。

摘自《岛崎藤村散文选》